随笔

中秋月圆

张建民

当桂花的香气在晚风中悄然弥漫,当街头巷尾的红灯笼次第亮起,当月饼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人们便知道,又是一年中秋至。

农历八月十五,这个被月光浸透的夜晚,是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柔的牵挂。它不似春节那般喧腾炽烈,却以一种静谧而深沉的方式,将散落天涯的思念编织成网,让千家万户在同一片清辉下彼此相连、心灵相通。中秋,是一场无需言说的默契,是刻进文化基因里的团圆密码,是年复一年亮在苍穹的皎洁约定。

中秋的月亮大而圆,明晃晃悬于天心,如琉璃、似玉盘,照得人间纤毫毕现,却又不刺眼、不灼人,只以澄澈之光抚慰游子心灵。在这样的夜晚,连风都带着诗意的温度。人们拎着礼盒走亲访友,问候声中笑容格外真挚。小孩子们最是欢喜,提着玉兔灯、鲤鱼灯,在街巷里弄间追逐嬉闹,银铃般的笑声融入溶溶月色。他们还不懂别离,先品尝到的是团圆的味道。

月饼,无疑是中秋最鲜明的符号。这圆圆的糕点,形似明月,馅藏

百味——从传统的豆沙、五仁、莲蓉,到如今创新的冰皮果香、茶味酒酿,甚至还有藤椒牛肉、龙虾鲜肉等新奇口味……纵使外表在变、风味在变,可它所承载的“团圆”之意,却穿越千年始终如一。小小一枚月饼,是亲情的黏合剂,是无法忘却的味觉记忆,更是一口咬下去就能回溯过往的时光隧道。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忽然忆起幼时中秋,尽管家里不富裕,母亲总会设法买上几个月饼。枣泥的、五仁的,用油纸包着,太香甜了,我和弟弟小心捧着,细细咀嚼品味。父亲则会搬出圆桌摆在院中,沏一壶香茶,再配上几个苹果、一盘炒花生,全家边吃边赏月。那时觉得月亮格外近,仿佛伸手便可摘下来。而今长大离开村庄多年,父母老了,故乡远了,那样的美好夜晚再难重现。可记忆却越发清晰,在每一个中秋月圆之夜反复浮现,带着茶香、苹果香、母亲手心的温度,还有父亲宽厚的微笑。人终其一生奔赴山海,却总在某些时刻被月光拉回最初的院落。

时代在变,中秋的过节方式也在悄然变化。传统的习俗或许简化,可人们心中对团圆的期盼、对亲情的珍视从未改变。近年来,博物馆里的中秋文化展、公园里的汉服赏月雅集、社区组织的亲子灯笼制作……传统文化正以更年轻、更鲜活的方式回归。我们不必拘泥于古礼,但需守护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重视、对和谐的追求。让中秋的明月,不仅照亮古老庭院,也照亮当下人的心灵家园。

中秋的月,是大自然的诗篇,是时光的馈赠,也是中华文明温柔而坚韧的延续。它映照过李白的金樽、苏轼的青天,也映照着今日的我们;它凝结着千年以来的诗意、人情与愿想,将所有无法言说的深情,都融于一片皎洁。当人们分食月饼、举头望月之时,所参与的不仅是一个节日仪式,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愿这轮明月年年如约,照见人间烟火,照亮心之归途。无论走了多远、身在何方,只要抬头看见那澄明的月亮,看见它将柔光洒落肩头,便知自己正被同一份古老而温暖的深情轻轻拥抱——那,便是家的方向。

诗歌

国 庆(外一首)

王伟

昨天 那动人的一幕
已定格在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共和国的第一缕朝霞
从天安门城楼升起的时候
四万万人流泪了

不远 不远
一切仿佛只是前天
抗争的血泪濡湿了
历史的每一页
虎门 武昌
销烟 子弹
都未曾组成美丽的图案

一九二一年 浙江南湖
一只游船载着沉重的使命
为中国谨慎地护送着春天
民族在阵痛中分娩新的信念

二十八年的烽火
二十八年的云烟
华夏热土生长出
新的武装 新的政权
于是 中国拥有了神圣的一天
五十四门礼炮的二十八响
把笼罩在家园上空的
阴霾驱散

国歌

这是一首雄壮的歌
这是一首铿锵的歌
这首歌捍卫民族的尊严
这首歌维护国家的独立
这首歌鼓舞
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
这首歌彰显
炎黄子孙的不屈精神
唱起这首歌
我们心潮澎湃
唱起这首歌
我们豪情万丈
唱起这首歌
我们热泪盈眶
这首歌引领着先烈们
穿过枪林弹雨
穿过硝烟战火
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首凝聚力量的歌
这是一首团结奋进的歌
它增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它坚定了我们的责任使命
它激励着
十四亿中国人众志成城
它激励着
五十六个民族同舟共济
这首歌气势恢宏
这首歌节奏磅礴
它激昂的旋律
传遍全球 响彻太空

这是中华民族克难攻坚的歌
这是中华民族开拓未来的歌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歌
在筑梦中国的路上
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昂首阔步
走向繁荣富强

散文

散 鞭

刘彦章

沙颍河与贾鲁河在周家口交汇,水势缓浊,舟楫如林。南岸,新砌的磨盘山、大渡口石堤之下,猪市向南,曾蜷着一条河街。虽名为街,实则为巷,宽不足十米,长不过三十米。小巷两侧,两排瓦屋草房墙贴墙、檐叠檐,几乎要把天光挤成一线。街心常年淤着一尺深的粪泥,污浊中透出一股干草的暖香,是被太阳晒透了的、叫人莫名心安的草香。

疙疙瘩瘩的柏木桩、榆木桩、刺槐桩,油光锃亮,中间绷着粗铁丝,牢牢栽在各家牲口行门前。桩上、绳上,拴的是南阳黄牛、河北驴子、蒙古骏马、安徽骡子。牲畜们屁股贴着屁股,脖颈擦着脖颈,蹄子不停踏动,溅起粪星点点,牛哞马嘶,人声鼎沸——这便是周家口旧时有名的牲口市。

这牲口市逐渐扩大,东拐西拐,向南扩展到后来的七一路荷花市场北门一带,仍然不够用,河北岸于是又兴起一处,大致在庆丰路老四五酒厂一带。沙颍河两岸的牲口市,天天开张,不论单双日。极盛时,从业者近四千人,河南河北大小四个牲口市,牲口一天成交量成千上万,连新疆、广东的客商都远道而来。周家口,一时成了全国最大的“南牛北马”交易市场。

如此喧嚷的市井、如此汹涌的银钱流动,秩序靠谁维持?

——散鞭。

散鞭,也叫鞭把儿、行户、牲口牙子,如今称交易员。他们受雇于各家牲口行,专在买卖双方之间游走说合。

明清时,周家口因沙颍河航运而兴,凭借水陆码头交通优势,商贾云集,跻身中州四大名镇。四方客商,人生地不熟,行情摸不透,便赶着牲口投奔牙行。之后,买卖顺不顺,全看牙子一张嘴。何况,农耕时代,一头牲口半份家业,买方求保障,卖方图厚利,离了散鞭,寸步难行。

故而,散鞭,实是牲口市的魂。

做个好散鞭,极难,既要懂牲口、爱牲畜、能驾驭,又得机灵、活络、通人情、深谙世道人心。

徐世恒,便是其中的翘楚。

他四十来岁,白净子,身量高大,黑绸褂子罩牙白短衫,深褐灯笼裤,鞋袜齐整,通体利落。他日常带三五个伙计穿行市井,以此为业,亦以此为乐。

老徐出众,凭的是一手神鞭。

周家口牲口市,兴起于清末曾国藩驻周剿捻之时。清军马队折损甚巨,北上蒙古购马 3000 匹,蒙人南下贩马,沙颍河畔渐成牲畜交易集散地。蒙古马性烈,惯在草原驰骋,不耐束缚,善踢人;骡子力沉性倔,好咬人;犟牛,动不动就以角顶人。这些牲畜,若不驯服,耕田拉车皆不可用。

徐世恒,偏喜欢这些“硬茬儿”——再烈的牲口,到他手里,过不了三鞭。

那一日,江苏徐州的客商看中了几匹蒙古马,其中一匹大青马,白顶门,高大英俊,顾盼生辉,似是头马。价钱讲定,银货两讫,客商伸手欲牵马,那马却陡然扬蹄长嘶,如闪电扑来!客商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摆手:“退……退货!”

徐世恒含笑劝住:“莫慌,等我驯来。”

他从行里请出长鞭。

鞭杆三股老山竹拧成,鞭绳黑褐色生牛皮编就,渐长渐细,宛如一条乌梢蛇。鞭梢是老黄狗皮条,打不断。

清开场子,烈马拴定柏木桩。徐世恒猛然右臂一扬,鞭影如风,“啪”一声脆响,鞭梢稳准狠扎进马耳根。如蜻蜓点水,似银针入穴,立时渗血,同时,一绺马毛飞起。那马浑身剧颤,甩鬃低鸣。稍顿,第二鞭突然甩下,直劈顶门,如金蛇狂舞,着鞭处肿起血痕,一道马毛直上直下,如被利剪剪光。大青马如遭雷击,纵跃嘶鸣,继而扑通跪地,眼神温顺,望向徐世恒似在求饶……

这便是老散鞭皆知的驯马诀:打耳根,一激灵;打顶门,一立愣!关键在准头与力道。

少顷,徐世恒将马鞭轻搭马脖,大青马缓缓起身,温顺地跟定新主。

四下一片喝彩,声若滚雷。

同行熊小军轻咳一声,淡笑道:“这算啥!老徐能隔窗取钱——窗下摞半尺铜钱,他一鞭捞出一枚,鞭鞭不落空,钱摞子却不倒!”

……

旧时周家口,各行各业,交易皆用暗语,不相通传,是为守密。牲口行里,或袖中摸指议价,或高声暗语喊码,外人如听天书。从一到十,牲口行的暗语分别是“一流、二谭、三品、四罗、五拐、六挠、七勾、八别、九弯、十海”。成交时,散鞭高呼:“计账,老牛一头,卖价罗海!”外人茫然,实是四十块大洋。

徐世恒嗓门洪亮,喊价有金石声。他手面宽、处世义、结交广,却渐染烟瘾,但自恃体健,不肯戒,也戒不脱。

后京汉铁路通车,取道漯河,周家口商业渐衰。徐世恒年事渐高,又染大烟,便退出散鞭这行,专替人往漯河运送牲口——只接别人不敢碰的烈性子。怪的是,他虽已挥不动皮鞭、行动迟缓,但那些烈马叫驴见了他依旧服帖。

多年后,有人悟出关窍:他用绳一头拴住牲口睾丸,一头系其尾。牲口若老实走路,则相安无事,一旦使性,尥蹶子,一蹬腿一抬尾,便牵动肾囊,痛彻心扉。

新中国成立后,牲口市收归国有。老徐家是地主,虽无恶行,却终日惶惶。一日,徐世恒紧闭门户,用灶上铁锅炒热大疙瘩粗盐,至噼啪炸裂。他以湿布蒙眼,将脸贴向盐锅,任盐崩面,痛楚难忍,惨叫不绝,仍不稍退。几分钟后,取镜自照,已面目全非——白净子一下子变成了大麻子。

毁容后,徐世恒化名于其忠,逃至沙颍河入淮处的安徽省颍上县鲁口镇沫河口村,以寻亲为名藏身。

那年寒冬,村中有孕妇踏冰汲水,坠入井中。他奋身跃下,将人托出,自立于寒水疾呼,虽最终得救,却落下重症伤寒,不久病逝,临终前道:“我是商水县周家口镇南徐寨人,真名徐世恒。”

村民感其仁勇,以船载其遗体归葬故里,使其长眠于沙颍河畔的沙丘林木之下,静听河水无声东流……

为尊重逝者,文中人物及地方皆为化名。 ——作者注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沧海桑田黄泛区(三)

麦海里的恒星

——献给黄泛区农场高效示范园区,献给三代把骨头种进盐碱地的人

南豫见

1
无人收割机轰然启动
十一米半的割台像一把新铸的剑
劈开 1951 年的黄沙
劈开 1938 年的洪水
劈开我祖父干裂的嘴唇——
他当年把口水吐在掌心
只为攥紧一把枯草似的麦苗

2
今天,亩产六百六十公斤的金色瀑布
从北斗导航的粮仓闸门倾泻
一粒麦就是一颗星
照亮了五百万亩夜空
我伸手,接住一粒
听见它在掌心里喊
“我曾是灾荒,现在是恒星”

3
恒星,从不是天空的专利
它长在三代人的瞳孔里——
第一代的瞳孔,是盐碱地裂开的口子
第二代的瞳孔,是抬田排碱的沟渠
第三代的瞳孔,是无人机镜头下的 NDVI 指数绿

4
我把三代瞳孔叠成一只望远镜
看见 1951 年那台福特拖拉机
仍拖着火焰,在麦浪深处奔跑
看见它的履带印上
躺着一枚被岁月风干的蚂蚱
像一枚锈掉的勋章——
那是祖父留给土地的订婚戒指

5
祖父说
“娶大地为妻,就得把青春当彩礼”
于是他把自己连根拔起
种进黄沙
长出麦芒
长出“献罢青春献终生”的标语
长出一块会呼吸的纪念碑——
碑上没刻名字
只刻一行麦穗形的裂纹

6
父亲接着长
把一生折成一台“斯大林-80”
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雪夜
用体温把发动机焐热
他把棉袄撕开
掏出棉絮蘸柴油点火
火光照亮他结冰的鼻涕
像两条倒挂的银河

7
我长出来时
土地已学会自己发光
光伏大棚在棚顶发电
棚内种出彩虹一样的番茄
“天空地”一体化平台
用卫星给每一株麦苗发身份证
我把我的名字
写进一粒种子的二维码
让风扫描,让雨识别
让黄河在入海口为我回一条短信
“收到,已入库,请继续灿烂”

8
继续灿烂——
这是第三代写给宇宙的备忘录
我们把无人农机编队命名为“新垦荒队”
把北斗卫星叫“新马灯”
把碳汇交易叫“新篝火”
把塔吉克斯坦的十五万亩基地
叫“新黄泛区”——
在那里,我们教小麦说俄语
教玉米用索莫尼结账
教棉花唱《东方红》

9
我们教世界听懂一句话
“苦难不是句号,是种子”
1938 年的决堤是种子
1951 年的拖拉机是种子
2025 年的种子粮 5.2 万吨
仍是种子——
它们把星空反种进天空
把黄河反种进黄河
把骨头反种进骨头

10
于是,在 6 月 9 日的鸣笛声里
我听见整个农场同时心跳
三声,一秒
第一声是泪
第二声是汗
第三声是星
三声过后
十万亩麦浪集体立正
向三代人敬礼
向埋在土里的名字敬礼
向尚未出生的子孙敬礼

11
敬礼——
无需手臂
麦芒就是手臂
无需口号
灌浆声就是口号
无需墓碑
粮仓就是墓碑

12
我在粮仓顶端俯瞰
看见 1951 年的黄沙
正在 2025 年的麦海里潜水
看见祖父的福特拖拉机
与无人收割机并排巡航
像老舰长与新舰长交接旗语
看见祖母在田埂上举起的马灯
变成光伏板反射的星群
她佝偻的腰
被 LED 补光重新挺直

13
我伸手,把星群折成一只纸飞机
写上最新的航线
东经 114°,北纬 33°
海拔五十米
速度六百六十公斤/亩
目的地——
不,没有目的地
只有下一茬麦浪

14
让麦浪继续推着我们
像黄河推着泥沙
像时间推着墓碑
像星辰推着黑夜
我们推着推着
就把苦难推成了恒星
把废墟推成了银河
把“献子孙”推成了
一粒会发芽的宇宙

15
现在,我把这粒宇宙交给你——
交给尚未出生的第四代、第五代、第 N 代
交给塔吉克斯坦的风
交给乌克兰的雪
交给所有仍在饥饿里睁眼的孩子
请你接住
请你把它种进更远的黑夜
请你让它继续长出
麦芒、铁轨、光伏板
长出新的黄河、新的麦海
新的——
恒星

16
如果有一天你迷路
请沿着麦芒指的方向
它会带你回到这块土地
回到这块
用三代人的骨头做地基
用三代人的血液做灌溉
用三代人的灵魂做光源的
高效示范园区

17
你会看见一块石碑
碑上无字
只有一道麦穗形的裂纹
裂纹里闪着光——
那是我们留给宇宙的
最后一粒种子
也是
第一粒恒星